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洪 北 江 詩 文 集

(三)

洪 亮 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洪北江詩文集

(三)

洪亮吉撰

國學基本叢書

予幼時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予嘗執此以觀當世聰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洪君稚存。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年未二十。以貧客四方。迄今又二十年。傭書食力之外。卽鍵戶誦述。研精覃思。過其外者。如無人焉。于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於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國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于六書通諧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外爲詩至二千首。文及雜著數百篇。而所修府州縣志。及爲幕府牋奏。不與焉。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爲無暇日者矣。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以倦於鈔寫。茲友人爲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因請序于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爲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玉芝堂集。及君此刻。並已刊成。老念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花朝日。錢塘袁枚序。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一

連珠三十二首

蓋聞十日並出。不若陽鳥之再中。百川疾流。不若靈河之東注。是以日中見斗。燭物之理自存。山下出泉。朝宗之心已著。

蓋聞以近槩遠。中無豪釐。舉後定前。失者什伍。是以宋國五石。忽憶前身爲星。泰山一雲。安知異日作雨。蓋聞片壤之安。羌氓逞其智。一葉之庇。螻蟻仰其陰。是以吞巨舟者。必思江海爲家。戴尺木者。乃以風雲爲蔭。

蓋聞威劫于外。則不非其非。智昏于中。則非類亦類。是以指鹿作馬者。刑餘之臣。以鶩當鳧者。刀筆之吏。蓋聞造物之儲。或留而不用。聖王之制。每過于所防。是以一世之衆。飲不竭河。而供之以江海。萬夫之勇。超不越丈。而限之以城隍。

蓋聞塵揚席上。灰然鼎間。飛揚雖同。涼燠以異。是以灌夫罵坐。難止膝席之賓。次公酒狂。羣鷺仰屋之讞。蓋聞力竭智窮。則愚者必收拙效。識大見遠。則感者不嫌過計。是以塵當揚海。故冤禽之志不衰。杵可倚天。則杞國之憂匪細。

蓋聞勢盛復持以奢。必無以處時過。日午又益以火。必無以禦夜寒。是以朱門矜土木之工。不能以片瓦覆末世。祖宗饌飲食之譜。不能以一飽貽子孫。

蓋聞岐塗萬千。不當殉之以跬步。今古億態。不當處之以思議。是以立志可以入世。故萬物漂動。而金石不流。無心可以貞運。故七曜改色。而風雲不壞。

蓋聞器適于用。貴賤之形泯。材值其候。小大之勢易。是以二曜不可鑑影。慙于半規之銅。五嶽不可厲刃。遜于一尺之錯。

蓋聞分有可冀。則谿壑難盈。物非所勝。則庸愚念息。是以鷹隼卽鷲。不求虎豹之腥。漁人雖貪。非冀蛟龍之獲。

蓋聞獨心雖智。謀事不臧。隻拳雖勇。遇敵必債。是以明堂九仞。承之以百柱則安。迅流千里。障之以一黃必決。

蓋聞邪正殊者。必無合志之言。得失明者。不爲無益之事。是以爲盜之室。寧致禱于黔婁。習佞之夫。不交魂于汲直。

蓋聞巧匠制物。成毀難定。明鑑過影。曲直未分。是以漢壁千鎰。不能止亞父之碎。秦鏡百具。無由燭趙高之佞。

蓋聞善之與惡。氣必相感。利之與害。勢有各齧。是以栽棘成林。鴟鴞樂其安宅。平衢似砥。狐鼠以爲畏塗。蓋聞思匿其短者。以猜疾爲肺腑。冀遂其私者。求黨類爲膠漆。是以無鹽入室。視明燭而必讐。瘦者過市。見曲瓢而自慰。

蓋聞五簋登筵。旨者早盡。千葩攢樹。豔者先摘。是以終童夙慧。不臻厭次之年。龔生竟夭。乃致彭城之涕。蓋聞誓苦而不信者。五嫁之妻。力勤而不錄者。屢逃之僕。是以漆室之行。非藉于指天。晉文之臣。不煩于投玉。

蓋聞非神無以燭事。而或有所窮。非勢無以馭物。而或有所遏。是以珠玉沒水。日月不能垂其照。魍魎遁虛。雷霆不能施其烈。

蓋聞節有至奇。視其所發。行有甚烈。必貴得宜。是以證羊之直。用于子而不慙。嚴父抱柱之信。移于女而必爲貞姬。

蓋聞乾煦坤和。矜垂于微末。日變月蝕。兆起于纖豪。是以一婦至冤。東海有赤田之旱。匹士銜憤。吳門成白馬之濤。

蓋聞能有所盡。智有所窮。安之者聖。強之者愚。是以六合之外。不知仲尼。故聖于鄒衍。五經之表。不議孟子。亦賢于莊周。

蓋聞淒思一入。則萬態助悲。華心旣揚。則百族盡煦。是以朱戶累累。明月至而益輝。蓬關蕭蕭。寒風來而若怒。

蓋聞飛霰于夏。時苦救而天災成。舉耒于朝。民勞同而主事廢。是以馭一世者。以不勞成勞。調四氣者。以不德爲德。

蓋聞秉萬族之秀。則物遜乎人。成一節之奇。則人希乎物。是以充廉士之節。必爲蚓而爲魚。言君子之化。或成援而成鶴。

蓋聞能有獨擅。理不得均。器有偏饒。勢無能共。是以田竇之家。以千金而易一賦。枚馬之室。用萬言而貸半鐘。

蓋聞美醜雜陳。要于取法。剛柔性定。貴擇所從。是以下士心競。視流水而可平。懦夫氣衰。見高峯而亦竦。蓋聞嚴霜被澤。嘉草同萎。野火燎原。仁獸亦燼。是以君子業業。不垂禍福之言。小人皇皇。乃著災祥之論。蓋聞理無所宜。必求實效。用各有適。無貴虛名。是以琴瑟雖雅。非能引之論心。鸞雀甚馴。不可委之守臧。蓋聞炫寶于門。伺者百盜。露奇于世。忌者萬夫。是以尺璧在抱。必加再襲之衣。積金之家。恆著重局之戶。海之塗必塞。虎傅之翼。則城郭之民已空。

蓋聞貴不若賤。以計得失。智不若愚。以識趨辟。是以萬衆局縮。蹈白刃者。烈夫。一世震懼。犯龍鱗者。匹士。淳化縣志敍錄十八首

予自歲辛丑入關。撰定此間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長武。是也。關中地大物博。又諸紀錄。自漢三輔黃圖以降。暨唐韋述關中記。宋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略等。咸可準繩。而府州縣志。可采者蓋寡。蓋明代諸賢事。非師古。苟爲簡略。卽故城舊瀆。皆棄之如遺。今所盛傳武功朝邑二志。不知者以爲賢過古人。非篤論也。予爲此志。一準昔賢。非苟求立異。實欲藉茲成規。示諸來禩。凡爲記八。爲簿二。爲志五。爲略三。共三十卷。凡五閱月而成。其敍曰。

古縣今縣。新城故城。黎園舊鎮。流金昔鄉。咸攬川陸。附之橋梁。倣晉朱育會稽土地記等。述土地第一。史言甘泉。傳志石門。冶谷引涇。荆山導汧。灌溉之利。被于無邊。倣齊劉澄宋初山川古今記等。述山川第二。

史家遺法。首記大事。三千餘年。如掌可指。倣漢司馬遷等大事記。述大事第三。

古云。吉行日三十里。披諸圖經。式其遺意。倣隋西域道理記等。述道理第四。

嬴秦築宮。遷五萬家。越漢始元。徙民三輔。良規旣失。志丁略戶。稽其盈虛。逮今淳化。倣宋元康六年戶口簿記等。述戶口第五。

惟民之俗。百里不同。爰志士女。逮農工商。做晉周處風土記等。述風土第六。

雍州積高。神明之區。雲陽甘泉。又帝所居。下暨小鬼。靈而不誣。做齊祠廟記等。述祠廟第七。

世遠莫追。金天有陵。青鳥之冢。圖書可徵。仿宋李彤聖冢墓記等。述冢墓第八。

秦皇漢武。築宮祈仙。洪崖弩陸。增城在焉。百世飄忽。羊牛下來。下士奏賦。通天之臺。做晉洛陽宮殿簿等。

述宮殿第九。

征輸之薄。前代所無。農桑絲粟。以迄市租。冊籍可稽。職于胥徒。做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述會計第十。

泮宮居前。叢祠列後。英英羣賢。光我俎豆。做宋崇寧學校新法志等。述學校第十一。

才餘于官。不廢嘯歌。此如傳舍。所閱既多。做宋無名氏衙署志等。述衙署第十二。

白公鄭國。民歌至今。王陽作令。亦有遺音。采其遺蹟。以代吏箴。做唐杜佑通典職官志等。述職官第十三。

世需多士。士貴通經。茂才異等。咸貢王庭。做宋崔氏登科記等。述登科第十四。

廣陵列士。會稽先賢。列女後傳。撰于顏原。邑縱叢爾。無微不傳。做晉常璩華陽國士女志等。述士女第十

五。

金石之文。古稱不朽。彙茲豐碑。庶傳于後。做宋鄭樵通志金石略等。述金石第十六。

淵雲之作。冠于簡端。國師峨峨。亦賦甘泉。後有多士。庶幾前賢。做漢劉向七略詞賦略等。述詞賦第十七。

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圖。準以今尺。惟茲一編。咸述舊聞。勿淆其次。以俟後人。倣常璩華陽國志序錄等述序錄第十八。

終南山圭峰寺銘

若夫一峰之上。支公疏其小池。百尺之餘。祇園森其列柏。高瞻遊鱗。類矚飛鳥。南則層峰接天。意凌星斗。北則青氣屬地。靡見寰宇。陰厓草枯。積雪尙白。煦谷氣暖。巖花已紅。怖鴿一隊。枯僧兩三。翳綠蘿而居。穿白雲而出。相與並肩。層巖凝睇。初日金碧萬端。華心易其素念。霞采億狀。茅齋成夫麗矚。蓋已響沈音外。思舉雲表者焉。適有奇石。陵乎坐次。爰爲之銘曰。

空水易曙。白雲知春。十步五步。花香送人。蘿谷尙暗。松軒已辰。僧疑入定。雀乍棲真。鐘踈出寺。鐙暗披帷。琴牀月落。蝶帳風開。草名躑躅。花號徘徊。虬枝競挽。馬首頻回。塔看倚杵。峰真秉圭。

終南山高觀谷銘

鄠縣東南行三十里。有高觀潭。谷水出焉。五里未及。驚霆接天。百步尙懸。飛瀑搏穎。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境也。若其危厓半傾。若斜景之入海。巨石自轉。同高穹之隕星。曾不踰時。已抵絕壑。雖激電之閃戶。飛矢之出林。不是過也。春雨旣積。山空自鳴。萬壑競乎一門。百丈限之盈尺。此則山澤氣阻。陰陽與之回。皇風雲色變。星辰因而匿采者矣。余尋幽匪遙。好奇斯過。遵彼磐石。薄焉觀之。齋心旣空。盈耳有悟。遂爲

之銘曰。

鯨波乍湧。龍氣猶腥。高欲切漢。光疑浴星。頽峰作檻。劈石成局。出竇始白。回瀾乃青。流金迄石。衝谷注壤。海者輸靈。坻隕遜響。遵巖覓電。頽壑尋雷。天地黯慘。風雲蔽虧。無人獨往。有月飛來。

漢麒麟閣功臣頌并序

麒麟閣者。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因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以予推之。閣蓋構始于文。終錫名于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于中天。文武集于亨衢。時博陸侯霍。已入禁闈。富平侯安世。已爲尙書令。光祿大夫。營平侯充國。龍頰侯增。均已爲郎。丞相博陽侯吉。爲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按春秋感精符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爲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則梁蕭。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陸機爲漢

高祖功臣頌。袁宏爲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遭隆平。士逢豁達之主。得明目殿陛。振聲巖廊。挾一策入石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闥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中廡之馬。旣擢日磳。上林之羊。亦升卜式。牧豕極于上相。販駿登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值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于鴛駘。下則筆門甕牖。發聲于蚓。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門穀所以垂涕而言曰。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于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于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搶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牘。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于斯。暇日慕其風尚。不揣謏陋。爰各爲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爲來禩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盛化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讖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票騎同產。旣媿阿衡。亦參姬旦。負辰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旣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握國寶。勳存畫室。忠勒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罹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旣著。肺附是屬。身膺上裘。世執圭玉。國鈞旣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額。世爲虎臣。千戶旣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于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偉伐。試覽勳簿。震震烈烈。篤生營平。方叔召虎。來于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鮐背。爰求將兵。

神爵之元。天子推轂。旄頭初出。羽騎始肅。光光將軍。遠夷斯服。將偃五兵。講求六穀。高平對策。進山儒者。頗厲威嚴。庶資媿雅。建策堂陛。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犧畫。乃學計倪。征和之間。八蠻鼎沸。隆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圓扉夜閉。婉孌哲人。實司郡邸。中興之相。陰德以侯。既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軺車七乘。汗血千里。尙冠以輿。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琅邪受卦。兼擅易旗。茲服入廟。旄頭墮泥。儒術旣隆。卿階不替。宏羊駢駢。比茲心計。五鹿嶽嶽。慙其經義。東海蕭生。起于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匈匈。友哂碌碌。終登貳宰。入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寡。旣趣飲鳩。遂請斬馬。賢傅旣決。佞臣斯忤。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踞胡服。一持漢節。義重于生。冤銜至沒。陵惟霑衿。武乃刺血。罽帳奏樂。穹廬雨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畫麟閣。肅矣西京。炳靈羣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文允武。立德立功。平視九駁。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勳尙爛。望景中嶺。流芬灞漭。昌國君樂毅頌。

昌國君樂毅頌

羣兆大澤。伊緣空桑。猗惟若人。厥聲亦英。生後十世。不直禹湯。舉足欲出。九野虎狼。虎狼之羣。鳴鳳萬仞。

回翻秦楚。斂翼三晉。攬茲德輝。擇主以進。功殊蓋世。恩亦逾分。三光旣赫。九鼎亦震。時方忻亂。天未祚德。間騰卽墨。功墮騎劫。七十二城。悉傳以翼。英英鄒彥。曾不入燕。翩然來斯。惟茲一賢。封崇昌國。義感沒世。身雖居趙。引領北視。銜恩而息。戴德而死。頌于千年。以感國士。

萬壽無疆頌并序 代太常卿倪承寬作

臣某言。臣伏讀皇帝陛下正月元日詔書。以乾隆四十五年。值七旬萬壽聖節。敬法皇祖聖祖仁皇帝成典。布大澤于天下。猗與休哉。詔書所列。自祀五嶽四瀆。以迄肆赦。凡二十條。臣竊見皇上自御宇以來。四十有五年。國家承平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天下戶一千萬。口一萬萬。內自羣工卿士。師尹百辟。外暨億兆臣妾。遼遼曠遠。殊形而共慶。異聲而同和。喁喁焉。怵怵焉。蓋延頸接跡。冀德倖澤。自九天之下。迄九地之上。六合之內。以薄于六合之外。然皇上猶持盈戒成。蘊謙育和。自乾隆三十五年六旬慶節。至此又越十載。始沛然順輿情。頒大詔。以妥神祈。以答中外。而又繁文縟節。槩敕勿事。面戒有司。訓諭諄諄。逮于下者無不隆。受于天者靡敢侈。至矣哉。法祖之烈。敬天之心。勤民惠下之誠。盛德勿德。雖休勿休之念。靡不繪丹戾。縣黼坐降玉陛。歷金門。而被于凡有知識者矣。夫含生之類。靡一物不得其所。至聖矣。化之所被。不心而應。不踵而至。至神矣。禮樂之盛。藻地縟天。至文矣。聲威所被。窮舟阻輪。跨嶽越海。至武矣。謨文定武。廣聖極神。涵億兆之和。而受繁祉之錫。至壽矣。臣不敏。侍從數十年。自翰林游登卿貳。親見皇上展禮嵩

高告功岱宗。歷太行。登會稽。蹕興京。謁闕里。循河隄。築海防。每所省幸。施澤輒數百萬。又親見皇上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諸酋。稽顙歸化。難可畢數。拓地三萬里。迄乎日月斗所出入。又開四庫館。自周秦以來。經史子集。靡不集其大成。兢兢業業。若彼巍巍。蕩蕩若此。臣竊見詩之序。曰時邁。曰般。言天子巡守。告祭柴望。及祀四嶽。河海也。曰魚麗。曰蓼蕭。言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澤及四遠也。曰天保。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降爾遐福。曰受天百祿。言天與天子以廣遠之福。而天子克荷之也。又曰貽爾多福。言神又能目多福。貽天子也。故天不答天子以日月之壽。則百祿之應不章。五嶽四瀆。羣祈百神。不佑天子以億萬之齡。則多福之徵不顯。羣工卿士。內外百辟。不祈天子以覆載之永。則歸美之誠不敷。琬琰所鐫。金石所述。五三六經之所遺。不可誣矣。臣今者。又披瑞應之圖。集靈寶之記。以合今之所見。則狃狃踴踴。與化低昂。笑夸世之主。而待乎麟鳳。何生不育。元氣滲漉。何曩葉之君。而炫夫嘉穀。陸陸者。岱爲宗。曷爲濯露雨。瑞日月。而待升中。洵洵者。河以鴻。曷爲束魚鼈。恬駭浪。而就成功。羣蒙首首。于以戴斗。惟生之厚。庶祝天子之壽。橫目顛顛。而惟視天。何歡而抃。云慶天子之年。天人之應。協矣。神人之理。昭矣。兆姓之符。著矣。凡此數十條。臣每見漢唐宋中。葉諸盛辟。得其一事。無不加尊號。膺玉冊。鋪張鴻名。增益盛算。而皇上獨一切勿事。惟民生治術爲兢兢。蓋于于焉。翼翼焉。又將超其識于八代之上。藐然而繼五位三紀之盛軌也。臣不敏。素以文字受特達之知。況親覩偉烈。首沐至化。又恭值敷天之休。率土之慶。得預百辟之末。

而奉萬年之觴。且雅頌之蹟。彰彰若彼。而臣獨不克繼軌前哲。導揚盛美。臣實慙焉。輒不自諒。謹獻萬壽無疆之頌。八章。頌曰。

皇帝御宇。四十五年。惟天眷帝。惟帝法天。法天伊何。敬以率先。德盛化洽。持之以謙。謙惟召和。敬以集福。儷乎天位。永此帝籙。右第一章

五緯既曜。九甄聿張。鬱鬱紫府。肇乎文章。惟茲文章。釐以甲乙。苞賢蘊聖。昭典鑄則。甲觀辰啓。乙帳夜陳。炳炳麟麟。法天之文。右第二章

惟天有鉞。鉞亦南指。惟天有弓。弓實西矢。蠢惟不靖。匪西而南。命彼六師。撻伐以三。爰俘渠率。爰拓疆土。震震靈靈。憲天之武。右第三章

攷攷穆清。厥兆誰見。三百六度。知行之健。淵淵帝躬。八畜是奠。四十五載。省方亦徧。東西既歷。南朔聿臻。惠下以實。則天以勤。右第四章

鴻流之貫。揚豫窅青。視天有漢。爲地之經。惟湮隄防。下土以疾。展茲宸晝。繼彼曩烈。赫赫六飛。遵海而觀。惟帝東邁。象天左旋。右第五章

無云巍巍。天亦降威。曾不終日。雷霆已回。惟皇鑒之。以詔司士。捐瑕濯釁。一與更始。方網既解。圓斗益明。凡百肆赦。助天省刑。右第六章

無云赫赫天實降澤。八紘之廣。覃州溢域。帝御三殿。詔出九門。黎黃蒼赤。歸化咏仁。司農頒粟。內府出帛。凡百綸綍。體天施德。右第七章

惟威惟德。帝皆則之。允武允文。命以顯思。融融穆穆。亦若示喜。天之視君。蓋惟一體。肇啓壽域。肇築慶基。億萬斯年。天之與齊。右第八章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七招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做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冥之鄉。寐而失其魂。其友愚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踉蹌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溺惑。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冥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尾閭而尖足。登昆侖而隕巔。將招蒼童。下白雀。尋神氣於高下。訪音響

於寥廓。聞子昔者。凌飛濤。主人江行。上自大別。下抵海門。錢唐富春。亦類歷焉。上削玉。主人以壬寅七月。遊華山。往反三日。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

壬辰癸巳。兩歲皆道長淮。抵鳳泗。辛丑歲自都門至大梁。欲遊王屋不果。攬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尙有六。今將與子升中天。

歷太行。道審高眺。南衡由雷瓊。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峇峇嶢嶢。雲氣四塞。泉奔如江海。龍嘯若

霹靂。驚麝銜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天若一

丸。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牧。醺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

黃華失其奇。主壬辰。戊戌。兩遊黃山。歷登蓮花。台蕩奪其秀。浙東。歷遵天台。雁蕩諸勝。楚大白之雪嶺。夏癸卯

大令所邀主人遊太白。山至新開嶺。融於龍池。哂匡廬之雲岫。雲夢七澤。坳堂而可方。主癸卯。五月。自西安南歸。道楚巨區萬頃。已

十月主人訪趙舍人。喪玉於尊巖山，因同泛大湖，歷東西兩山，又獨入林屋洞，凡數百步。一甌而儼受，此亦跨凌古今，橫絕宇宙，魂如歸來，急以此請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采之昆侖，百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侑

以播川之犀，昌化之石，白文衝天，赤采照澤，廉州翠羽，鮮若霞升，瓊山蜜臘，黃如栗蒸，永昌黃金，若鑑合

浦明珠代鏡。自播川犀以下皆見今一統志土產復有九州奇貨，淪於厚土，中郎發丘，以供嗜古，南山之石，椽破而東園祕

器陳，鼎則仲丙公乙，兄丁伯申，卣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蝟形之尊，鏡蒲萄而馬鬣，鐘荇葉而

螭紋，一寸之珠，搏於媚尸之口，逾尺之璧，攫之驕王之身，漆鐙煙騰而罩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所未

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丸自明永樂中入中國今故家時有之歐羅之表。大西洋人製表極精恆百金直一千鈞則如意，百串則多

寶，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

皆剖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剝，玉孕復剖裂，他若士有女行，則冠紳而約闌。吳俗男子腕皆

喜約金玉弱爲武容，則櫓俎而佩決，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尙未卒，魂如豕脫，飄風

拂之，入東壁而沒。

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縱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篔

簞中鑿。今時稱椰子腔竹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蕤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藥本事詩然子

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人始變爲崑山腔。吳姬婉約。是曰名娼。髮若燕剪。聲如鶯簧。年二七而尙穉。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鐙

滿廊。披玉茗之四部。舉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

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疊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

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今時盛行。劈梨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晝。檀

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十番嘈雜。喧於里門。方響則呂黑

勻。鉦則羅雲。擷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部最盛。尤擅場者。則羅浚雲。莊象昆。陸開三。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啓筵。

魚鐙之光燭地。龍鷓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圓鉦乍起。羯鼓閒作。響徹霄漢。聲溢

郊郭。或神迷於絕伎。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富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

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長明有秦雲擷英譜。南枝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

至十闋。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曰。穀則河汴之麥。御廩所需。河南歲貢。麩五百石。秦中之稷。九州稱腴。今秦中人呼小米曰稷米。則今之小米即古之稷也。黃兮若真臘之寶。

皎兮若冰霰之餘。三吳之秫。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臠。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陳而說新。或罷飯

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爲香稻。米歲以入貢。初春未食。香已盈屋。牲則大荔之羊。江山之豕。江山縣餉。豬以穀飼。

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蕨。射雉則句曲。徵鵝則固始。以上具見方志蔬則苻紫莧紅芽黃。白菜生江淮以北者。佳俗呼爲黃芽菜。

白華陰石髮數尋。吳淞蓴絲百尺。瓢兒瓠子。露葉霜質。菖本則號堯菜。種則名葛。呼諸葛菜。即今俗所酒則會稽之

醞。珍於達官。京口之釀。峩峩百船。侑以橘英之觴。惠泉之尊。酒味最冽者。紹興次則京口。吾鄉惠泉。又次之。吳門福橘酒。則味若醴矣。高粱燒

春。今燒酒唐人呼爲燒春。味縱劣而雜陳。莫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採腴於湖。雍涼有孕香之

馨。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暨湯江中有魚狀若帶名吳王膾殘。非魚是魚。膾鮮鱗而或棄。巢壘燕而有餘。燕窩一名燕

記西北則終南太行百年之鹿。屑之爲脯。東南則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西湖北行廚以醋淪生魚。揚州亦能效之。知

子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鮒魚以采石所產爲上。晴江石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藐江鄉之風味。

首鱖鮓之足。誇。河豚產江陰。魚僧成對始市。薪炊不熟亦能殺人。沙洲始春。海門初日。滿百則江潮已浮。捕一則怒皆欲裂。入市

則一雙十雙。炊薪則永日永夕。專誥之刃縱刺。西施之乳不釋。河豚脂名西施乳。江瑤則質薄。刀鯽則味屈。羅陳

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卽不卽。

曰。將與子攬轡燕趙。遵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旣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鎮名在定州。十車載氈裘之帷。

百船裹綠油之篷。綠篷船見廣州府志。凌越溪。抵湘江。披班竹之戶扇。垂烟波之釣筒。莫不明豔如雪。回環若風。千

金出客裝。百金擇冶容。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鸚哥出籠。蕩子因以不歸。冶遊因之謗速。吾子閒雅。知

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巷。班竹如椽之亭。梨桃之谿。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而失影。月墮秋

而有聲。園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條爾莫及。曠千春而寡儔。藐遺世而獨立。一則氤氳。氤氳氣如初春。衣飄搖而欲仙。佩委宛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閱。慕不言之桃李。傲無聲於反舌。竊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人。昔扃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雨泣。望良人於鬼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煙而徘徊。

曰。今與子搜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逮唐宋之陳跡。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字之亭。訪子藏書之宅。江籬盈數畝。蠹魚長一尺。僕縱欲敷蒼摛黃道。白剖黑窮。古今之至蘊。而不足擴子之高識。若夫今天子文治之昌也。弁冕千祀。涵濡百載。徵奇編於六合。挺祕閣於大內。皇皇焉。首首焉。隆古所不克津逮。緋披萬集。甄錄百輩。惟江左之絕學。則庶幾乎惠戴。戴則生入華省。惠則書登祕帙。九經盤盤。古義是出。漢儒之詁。周易是述。戴則句股割圓。以之經天。水經水地。以緯地理。詁字則楊雄之書。校經則戴德之記。主人不及見惠徵君定字。至戴吉士震。則於廣坐中一面。不及請益也。所見二家之書。惠則九經古義。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左傳補注。諸種。戴則大戴禮校正。句股割圓。水經注。水地記。及校楊雄方言。數書餘皆不及見。若此者。子之所見。所不見者。尚以百計。吳門之江。沈冥蜀莊。舍蝌蚪而無字。降柯櫺而不詳。出則鄰犬吠影。入則飢烏競糧。越六十年。尙書著錄。吳江布衣聲。爲尙書之學。六十年。近始以著錄。恐涉標榜。惟布衣年近七十。知者甚希。故著之以明絕學。成一家之言。高二尺之牘。汲古之士。則踵門求觀。徇華之儔。流汗而不卒。

讀學士金石碑惟五千。大興朱學士琦收貯金石。至五千種未及編校而卒。奏開石渠。厥志偉焉。學士官安徵學使時曾奏請刊石經及請校永樂大典。知古

則董浦。杭編修世駿知今則茶山。錢文敏維城蟻蝨一牀。甫沈酣乎論著。戈甲滿側。乃敷陳而萬言。文敏平古州苗香要奏事至數

十。蕝苑則詞林丈人。邵常熱邵編修齊齋鄭善虎文。蔣鉛山。蔣編修欽程校理晉芳詩則元祐以上。文則正始之聲。莫

不著集百卷。流傳萬編。錢文敏茶山集。杭編修道古堂集。邵編修玉芝堂集。鄭贊善誠齊集。蔣編修清容集。程校理勉行堂集。皆幾及百卷。不朽之事。昭昭可言。語

畢四視。五步之外。來如輕雲。雖不卽至。然若有慕云。

曰。今賡子伐木之篇。徵子平生之識。耆儒碩彥。齒髮近百。多聞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嘆一室。

錢塘則雄奇萬端。袁吉士枚鉛山則鋒鏑百出。卽編修士銓談神則氣王。語鬼則志懾。隨園則方冬敷花。三徑則未

秋零葉。又復孫郎好辯。汪叟力敵。錢塘汪縣丞蒼霖。佞佛。孫明經星衍。警箴之苦。辯終日不屈。明經老萊之考。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證道德經爲老萊子所

作非柱下史老子。人有詰之者。則盛氣及之。州倅熊耳之說。錢州倅坊。與孫明經同客西安。辯熊耳山所在。數十日不決。今辯草存二人篋中。言未及吐。頸已發赤。若

夫秋林萬聲。清澗五色。來錢生之寓齋。同里錢大令維喬坐汪子於舫側。儀真汪學正端光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悴不

經其懷。是非不關於臆。趙蔣覃覃。樂陳先世。主人及見趙大令彪詔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善。陳先世舊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衛皆主人舅氏。

從受學者。温温邵管。善語故事。餘姚邵校理晉涵。同里善。陳先世舊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衛皆主人舅氏。管給諫幹珍。民部世銘。六合之外。談浸淫於八荒。大父而上。溯淵源及百代。項

孔則推占星辰。同里項秀才森。孔布衣。並善推算之學。錢許則剖析姓氏。錢先生人麟。卽文敏尊人。與許大令方亨。陳鄉里氏族及著姓。均若指掌。寒暑雜出。與

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談諧。黃縣丞景仁。舍青燿。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

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談諧。黃縣丞景仁。舍青燿。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

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尺莫辨。

曰。今當返子中河之橋。覓子委巷之居。

主人舊居在中河橋側。委巷在中。

危樓則北。土牆則中。虛淫霖奔乎寢榻。酷日炙

其庭。閭吾子則蓬鬆披髮。十歲不足。六七有餘。讀書則善忘。識字則易畢。被笞逃塾。眼淚沒鼻。聲與百舌競。蠻字與蚯蚓爭。拙泥人滿前。發鼓旁列。鄰童里女。奔入滿側。疥蟲盈手。色盡醜黑。脣焦口缺。足又病。臂相與積。東堂之甑。以象太山。決北溝之流。以狀溟涬。裁枯枝爲林。剪木葉作筏。回皇一室。已入復出。摩挲雞柵。薰炙鼠穴。母姊溺愛。不復呼喝。口目正倦。羹熟呼食。食竟卽臥。顛倒錯失。呼聲如虎。不知枕母之左膝。詞尙未竟。魂已倏合。體肉旣動。脣吻開闔。親朋畢賀。雜踏一室。昔飄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之黏漆。嬌兒十一。粗識典籍。陳詞俚鄙。願長者壽彭大夫之八百。

傷知己賦并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晝者。希逢舊識。覲於夢者。懽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向。云是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虞而褫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蕭臺

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鷄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覲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槩。述其終始。虞山邵先生齊燾。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尙書錢文敏公。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氏大令琦。中表定安定熙。凡十人。賦曰。

大化推遷。人居其裏。感乎通塞。遂有憂喜。非我所生。非我兄弟。情均誼共。是曰知己。是以元伯入夢。巨卿哦而悅然。罕生云亡。鄭僑呼曰已矣。夫跡不出乎四海。壽不逾乎百年。忽承顏而握手。乃同心而比肩。假以羽翼。寵之光顏。惟子之故。豈曰能賢。感茲逝者。云有十焉。我之降生。攝提之歲。靈均是同。兆乎憔悴。張儉至而全家傾。先大父以外姻株累。又爲大王父。令伯生而慈父背。子生六年。先鬼瞰其室。地荒荒而出流。所居卑隘。又枕大池。五六月間。烏焚其巢。天盤盤兮如蓋。予與太孺人同居一樓。樓爲鄰火延燒。仲寶嬰於數喪。先君子沒後。不數年。罄宏依於渭陽。孺人及三姊一弟。依於外家。感尊親之義。願母龔太孺人鍾愛。所以撫卹之者無不。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外家之西。卽從舅氏啓宸先生所居。先生元方仲方。至大令舅氏亦時周給之。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外家之西。卽從舅氏啓宸先生所居。先生元方仲方。中表十數人。定安定熙。尤與予善。定熙以庚辰年卒於江西。文杏碧桃之館。雨龍竹馬之場。啓遺經於別。德興署中。年十五。定安以乙酉年卒。年二十三。皆未及娶。文杏碧桃之館。雨龍竹馬之場。啓遺經於別。孰。王申以後四年。皆盼歸帆於豫章。舅氏官江西德興知縣。外王母就養。署。太白守井。而霖雨集。太歲在

亥而詰人亡。外王母以丁亥十月晦日下世年八十四。鼯鼠一庭。歸彥甫之子舍。貧無可依。始挈家歸。與

隆里宅中。雞犬滿柵。別公房之婿鄉。余為舅氏實君先生。二十餘年。奉親而處。草沒衡門。霜飛甕戶。齏使臨而

興歎。先大父自歛遷陽湖始居白雲谿。戊子因贅焉。遂以故居歸趙氏。及癸巳甲午間。類遭事。尚書

來而徒步。遊山詩奇賞之。適以事歸。遂徒步訪焉。東里縞帶。投之而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言與先

君有舊。團團如月。吳紈題五字之詩。公示以所執扇。飄飄凌雲。蜀錦寫萬言之賦。鄰人塞徑。野叟騎危。訝孤

童之抗禮。驚上客之頻來。風蘇蘇而振壁。星踈踈而點苔。被襟而檐日昃。語笑而林花開。於是中外之戚

高下之才。欣於投紵。樂與銜杯。五經無雙。爰升講堂。青門丈人。來於新昌。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

先生嘗呼之為二俊。垂二俊之譽。共江夏之黃。作論盈篋。余時著論史數十。吟聲滿廊。快新篇之手錄。播逸格於詞

場。惟崇名之起。俄頃。譬初日之出。樽桑。昔者不樂。薄遊江干。歲辛卯。朱先生視學安徽。一時人士會集。最

章進士學誠。吳孝廉闈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所。置上舍。華與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中。亦時至。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仲援。雋勃海之博帶。杜扶風之小冠。惟戴斗之碩望。彙人倫之偉觀。方千里而建節。歷八郡而盤桓。前灘

後灘。孤月濯影。上嶺下嶺。異花成團。壬辰癸巳。兩遊黃山。外若齊雲。九華。復飛牋於虎觀。喻得士於龍泉。

先生致錢詹事大昕。程編修晉芳。書云。甫蒞江南。長江天塹。淮海惟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翱翔。揖

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云。賈生於江館。歲癸巳。余在姑熟。與賈明經訂交。明經年六十餘。即席次王元之高齋。韻三首見贈。後予遊

流最衆其質直好朱博士官旬容訓導年已七十餘風貌甚古愛人如不及予乙未義未有如明經也值朱游於建康歲客旬容與相處甚久茅山赤湖閒亦時同遊焉以庚子春下世百川

助流秋雨霽而泛海十日並列華鐙排而涉岡高談則海若遁跡縱飲則山神畏狂裁報牋而盈案疊吟

篇而滿筐天地運而成冬日月窮而入夜采薪於嚙指之辰謂丙申冬奉散髮於招魂之舍皋魚免喪列

子遠嫁竹箭貢於皇庭羈禽遊於日下迎門倒上公之屣傾蓋枉名卿之駕荀祕監四部之目祕而得傳

歲已亥入都館於同歲生阮孝緒七錄之編聞而願借都下借書惟翁詹事方綱程編修晉芳數家惟寂

惟寔實惟隴西秉直德於雕鷲相逸羣於黃驢房師李先生性清介以御史歷與校士出其門者人迨夫

執贄之日已鄰屬續之期枕孟喜之邴勉之以易學絕施讎之手勗之以審幾嗚呼此知我者歸於九泉

不知我者謂我胡然甲第則紛紛易主丙舍則蕭蕭數椽車輪經而腹痛班馬過而鳴酸山巨源七輩之

遊人皆有集錢文敏公茶山集邵先生玉芝堂集朱先生笥河集賈明經黃縣丞詩集俱孟獻子五人之

友半已不傳從表兄定安及表弟定熙均少慧錄其平生之語邵先生已下並有感其臨命之談文敏公

余不早為恨臨沒猶為公子中無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大令舅氏以去年秋沒

銑中銑言之並屬訂交加禮焉斷臨河之帆錢公子中銑以己亥四月入都補官病發鬼燐紅兮沙磧縣丞黃君以去年夏扶病自京師

乃卒於神鐙白兮江潭謂辛巳年迎表弟思有窮兮萬古愁無際兮終南逾太行出雁門始抵安邑病益殆

過舊居賦并序

縣南中河橋之側。洪子有舊居焉。蓋居之者三世矣。後主者以直賤轉質他族。乃更徙焉。歲癸巳十一月也。室有樓。上下各四楹。樓後有池。寬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鼃魚。池側柔桑一株。桃實數樹。一箔之蠶。春足於食。尺之童三。秋足於果。倨倨焉。廣廣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盛。則萍藻帶於周廬。秋霖乍淫。則莓苔生於陰牖。出戶之棟。黽黽與室鼠競馳。積鄰之垣。枯株與薜荔交翳。室既荒陋。器亦敝敗。其木之剝而曲者。太夫人之織具也。其輒之方而折者。予童時之唵几也。過之者色不怡。居之者樂自若。蓋始生焉。少長焉。及授室焉。生子焉。歷二十八寒暑。乃徙前歲復過之。則平池積淤。半已作道。鄰人以桑翳其室。斧其東枝。餘者隨墮岸而踣。周隄而視。則枯條朽蔓。無有存者。而牆之攀北如昔也。復窺其室。則敗釜折几。無有留者。而棟之欲落未葺也。里媪巷嫗。集者數輩。則尙述太夫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爲之賦曰。惟吾祖之令德兮。冀樂土之是盤。吾祖居歙縣洪源。康熙戊子己丑間。始遷常州。遵過庭之雅訓兮。就婚媾於江干。遊家屯於癸甲兮。乃巢毀而不完。吾祖始卜居白雲谿東。後以其宅歸趙氏。始遷居縣西大宅。歲癸巳甲午。家事中落。乃更徙焉。駐征楫而陸處兮。爰構造之無端。借大地之尺咫兮。規周天以爲垣。逮予躬而三世兮。尙營葺之未安。詢東鄰之所業兮。云曲簿而織筐。沸晨吹於西舍兮。職吹簫而給喪。連櫺椽於後巷兮。聞永晝之鍛聲。井泉清而倚戶兮。喧朝夕之百鐺。紛吾廬之衆響兮。每夜起而傍徨。牖虛明而入月兮。瓦離披而漏霜。鳴蟲集於唵案兮。黽鼠經其頽梁。羌吾居之何陋兮。實先世之此藏。桃離離而秋實兮。藤宛宛而春垂。風盈扉而自闔兮。雨積牆而不圍。水東西而十

步兮。桑南北以數枝。每炎暑之蒸酷兮。披後戶之涼颼。居陶陶而自適兮。雖屢空而不辭。昔先人之食力兮。乃終歲而在行也。暨慈親之厲節兮。勤日昃而不遑也。奉甘糗於尊章兮。爰夜紡而曉經也。惟鄰左之責言兮。淚洑洑而輟響也。囂聲慚而自化兮。薄俗久而益貞。訓鄰姬曰婦道兮。舍嫗集而傾聽。迨行之於數紀兮。消閨室之競聲。憶鄒舍之東遷兮。非垂教於三徙。念琴書之去此兮。亦豈炫乎仁里。惟居廬之易主兮。情紛悒而靡喜。犬周巡而不輟兮。誰悲鳴而四起。非儔類之是戀兮。情亦眷於鳴吠。遺縑巾於里媪兮。挂別箴於戶裏。環車輪而遠送兮。盼百步而不已。別遙遙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竭兮。桑猗猗而靡存。紆蛇出於毀竇兮。宿莽抽其故萌。伊茲樓之虛敞兮。乃久處而習魂。紛一歲之百夢兮。每九十而是賁。荷鄰柯之曲蔭兮。感檐日之奇溫。思吾親之居此兮。亦撫子而抱孫。業去此而適彼兮。遂遠泰而屢屯。歲月盈虛。人生與俱。前負米而養志。茲銜戚而晝居。雖爰居而爰處。孰倚門而倚閭。昔居庫而亦樂。今室廣而增歔。悟卅年而成世。實一世而此居。旣性與境而皆易。吾又何樂此一世之餘。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三

楚相孫叔敖廟碑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卑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巍巍。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夔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鋸益密。閭闔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顛不能瞻其杪。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焉。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宁三歎。尸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羸。殆庶隣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爲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芾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宦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溫。方縫殺羊之褊。利前害後。悟主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爲政。

衡前於軼。三年而不知。輪庫于柵。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缺。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
 之法。擇鬻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
 哉。勝則河雍之濱。封武軍之尸。敗則敖郟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之先與。至夫爲于一日。利
 及千祀。築芍陂。濬陽泉。淮南王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作雲夢之澤。後
 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戶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其三
 仕三黜。勤拳于當國。十世二世。綢繆于家事。固知尺帛之暖。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
 相工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襪荆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
 廉吏可爲。行有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墮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
 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士女之志。遂覽勝蹟。
 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憬焉而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子之祠。祭于別所。增其式廓。需以時
 日。廟成。乞爲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
 以爲旣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畹之蕃廩。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秸。則一畝浮于十
 鍾。方舟下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燒塢下濕。今惟沃饒上土。惠此中國。遺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
 美利之廣。宣尼未生。不及流遺愛之涕。蔦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

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頌酢。則奉法舉職。守死善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綰黃綬。乘墨車。至祠下者。流連乎堂戶。留覽于豆俎。遐哉渺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篴。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慶。疊市甘脆。蒹栗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谿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蒼響。呂生歌狂。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鉤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譚。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唼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于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渝乎昔約。風雨破其奇褻。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于閨。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也。以少歲之遊。畢于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忘耳。詩凡若干首。

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游者爲錢唐郭銘。同縣呂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王氏亡姑權厝志銘

先君子同產七人。其五爲適高氏亡姑。歸縣學生其泰。早卒者也。姑又次之。年最幼。與諸兄弟齒。故行第七。家人咸呼七姑云。魯國嬌女。扶風幼妹。生甫數月。卽罹家屯。時先王父追償大同城工核。喊帑項。臺符屢下。折田券而輸官。囊金已空。鬻鳴槩而僦屋。爰自雲谿里舊第。遷于中河橋賃舍。脩脩予羽。業鷓鴣之四章。依依降桑。均鴈鳩之七子。甌生塵而日宴。風吹籜以歲寒。然而歌詩甫半。悟鹿食之相呼。魯論未終。結鶉衣而不耻。以儒風移其閨識者也。乾隆十七年。歸國子監生王君汝桂。琴瑟靜好。松柏悅心。樂羊廢讀。則正容以悟之。周郁耽遊。則流涕而私諫。尊親嘉其有禮。所天感其柔誠。無何值歲元枵。傷夫奇疾。文宣見兆。知宏微之倏奄。蔣侯示神。識悅豫之不永。截髮夜禱。則光暗北辰。割肌晨饋。則血溢衷袒。靈場之鏡自燼。虛牖之幔驚開。雖戟手爲厲。尤避貞姬。而搏膺之言。親聞弱婢。臨終誦詩而逝。未知其祥也。嗟乎。語怪之錄。哲人所懲。而無鬼之言。阮生已屈。同禍三載。侍疾七旬。摩笄自刺。則慈母驚啼。對食不殮。則君姑繞泣。痛心誓殯。掃跡居樓。連塵而語不聞隣。限室而影無踰闥。蓋雖雅志竟違。而已枯魂待斃者矣。先王父憂之。俾啓紗幔。以授徒。飾蒿簪而教讀。童姬繞案。便號經師。幼奴入門。咸稱弟子。亮吉每以春秋暇。

日參訊起居。念揚水而傷心。勉遺孤于忠孝。蓋一門兄子。雅愛李膺。兩世曠僚。惟期沈正。先是監生君父某。三世未葬。七棺在堂。平原則哲。孫屢殤。信都則全家善病。姑每以爲憂。微而入諫。某未之急也。無何姑亦遘疾以卒。烏乎哀哉。松枝生室。華屋廢爲山邱。桃符貼窗。饗廚減于藥竈。鄭宗孝婦。雖代尊章之愆。穎川悖守。將受亡靈之責。姑生于雍正五年月日。卒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九日。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有二。無子。以翁命撫族子及異姓子各一人。甥而禰舅。不聞昔經。子又生孫。望之異日。以監生君未葬。故權厝于某所。禮也。積陰之氣。旣驟損乎生人。陳殯之居。或不容於列匱。重爲之銘曰。緊中閨之弱質兮。夙降志于典墳。旣怡松而悅柏兮。乃出室而字人。嗟三年之失儷兮。羌廿載以酬身。視雙棺之前後兮。隨七殯而紛陳。厝塵之未可久兮。亦聊以妥夫貞魂。

與孫季速書

季速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尚旣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絜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感此數

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又傭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縣心于貴勢。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奕之趣。畢命于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聞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碁。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慙。亦惟敢告足下也。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

重光赤奮若元月。吾友錢君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畢。時予方疏國語地名。未竟。病芼驪之莫定。阻彤魚之乏證。旁采金石。搜稽或窮。高觀周秦。披覽亦徧。聆遂得于許氏。臯落證以韓生。廣都之壠。注乃增乎韋昭。卑耳之谿。名堪通于劉向。以墮高之文。識觸山之語。誕由田渭之蹟。知惠竇之傳疑。國語共工氏隨高。觸山折柱。所由附會也。又晉語爲惠公。從子于渭濱。渭濱韓非子書作惠竇。茫茫一編。窺古獨笑焉。蓋六合云渺。難從豎亥之步。三古甚遠。誰詳伯翳所名。而儒者好破舊聞。矜其臆獲。甚或變易陵阜。移徙川澤。此則超北溟之說。非屬寓言。移太行之語。遂成左證也。夫創奇者。旣信心之已過。守故者。又目證而或離。以數雜之居諸。窮八埏之浩渺。知其難矣。又況高下定名。肇于文命。川藪著錄。仿自元公。梁卜之所未言。樊李于焉缺注。卽云證之別簡。而東

陵未究。先地昧于金蘭。漢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廬江郡有金蘭縣。按金蘭無所考。二漢亦無此縣。水經注縣字當有誤。橋山屢移。遂神迷于劍鳥。而能采茲衆說。成乎一是。高平廣平。皆區方之可指。朝陽夕陽。非向背之虛號。則前哲之所未及。視景純而或過者焉。時孫君季逵。亦注山海經。削諸迂怪之談。證以耳目所及。揖夷堅于上世。諒厥用心。友襄鄴于六朝。均茲命意。蓋輿地之學。至今日而言者益廣。亦訂之益精也。若夫日下之所在。息慎之爲方。此之闕疑。師夫前聖。

適汪氏仲姊哀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昆。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隕風。嘉實首墮。高厓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擗隕巢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落。是可傷矣。不有闡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蓀。先府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銜于心。朱識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嚙之肌。恩延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筭。先王父尤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憫之。姊曰。是貧女職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織。一樓不遷。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比舍回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

不知其然。姊獨却入室中。扶外王母巽太孺人以起。人以是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婁空。時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曰。杲杲。曝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哭。哀感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目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稱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渭。相夫有禮。處家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固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辰。或值宴喜。堂寢左右。列盈盈之百筵。居鄰東西。陳彘彘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僮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姒歎其敏決。媪嫗以爲神明。于于焉。肅肅焉。豐約各適其宜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定之室。樊懋繫其輕重。李伯度之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澣曷否。服前時之嫁衣。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餼。然而斂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倉之屢匱。以拯四舍之急。蓋廓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予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動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

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金瓯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替。有鶯其文。有玉其實。哦詩習算。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搖。室遷于東。婉孌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鄰之不戒。燼其東南。赫兮沸湯。伊誰克探。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一編。朝夕靡替。云茲衰祚。以望予季。疇昔蓬居。凝沍之辰。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凌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三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旣反。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言旋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祈其壽。我獨異斯。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吁。曾昭昭之昔戒。復洸洸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南適。勅予季其東征。朝陳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顏之覲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惋而悼姑。感衰宗于五載。曾十輩而九列。維賈逵之永歎。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倏忽。永嘉覲于淵塗。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後敘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地理自山海經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

生以亮吉麤知澁濁。稍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讐之役。闕逢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授簡賓筵。命書後序。謹按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輿圖。建業之宮。裁爲郡治。于是潘岳著關中之記。摯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劉石未興。揚益旣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賈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灌輿於此。與王隱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纔逾三主。羣龍戰野。已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按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寰中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而褰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穀遠。辨方語之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罔實。或見諂于酈元。綰籍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旣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於處叔。飲水知源。撫柯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昭代右文。坤輿日闢。皇帝復撰靈河之紀。著灤水之源。輿書歸于乙部。盧牟資夫宸斷。皇大哉。莫以尙矣。先生才爲命世。學旣專家。每集一編。期乎匝月。煥綠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辭而序之云爾。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錢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

甲申之變。莠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興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武英殿國史館。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曰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凌雲一賦。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臥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

在天從其剪裂。植筆岱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滉閭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馭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縑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晝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踈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鋸之柄。以扶倫紀。踞竈觚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驄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燭。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恒榦。華表旣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蔣定安墓碣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號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啓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踈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君顧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則停觴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蟲鳴階鑑薄影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知之合致者矣君之卒以瘵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覩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蟬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嚮晨尙陳尸而待暝君以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日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壠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靈巖山館詩集序

夫時至則爲者卿相然絳灌在位斯懷慙于賈生問世一出者達人而邴管不升亦遜能于諸葛若夫承天八柱之才勳勤于五岳後帝七車之識名徹于三辰仲寶撰述燮陰陽而乃成元凱注經盟帶礪而創

始則不朽者三事兼之于一人焉。巡撫秋颿先生應靈潮而生。有列緯之望。先德則歷相唐宋。望族則屢遷吳越。爰自生初。已徵異表。練時日而拜庚子。學春秋而知己亥。然而大任欲降。始遇已屯。蓋公生十二年。而先贈公卽見背焉。公秉茲祖德。夙聞母訓。厲志于初服。授經于蕭寺。霜凌晨而辨色。月映夕而開緘。靈巖山館者。公昔讀書之地也。山石壁立。披松檜之天風。湖波浩然。挹魚龍之奇氣。命世之學。根于此矣。濟物之量。兆其端云。集之所由名也。迨乎釋褐早歲。襄職禁庭。鄴侯之稱典客。國士無雙。茂陵之策平津。漢廷第一。以此達才。冠茲朝彥。允矣。遂復百縑市紙。旬日而賦三都。十吏侍書。一晝而揮百牘。樂彥輔之名言。劉穆之之幹識。公殆兼之。維時官京師者。贈太傅錢文端公。工部尙書裘文達公。刑部侍郎贈尙書錢文敏公。暨大興朱先生筠。禮部侍郎錢君載。少詹事錢君大昕。編修蔣君士銓。按察司王君昶。從舅氏蔣先生和寧。皆海內偉人。士林碩望。交滿一世。尤厚于公。倡酬之篇。于焉以富。未幾。帝知茂倩之深。人望安石之切。出蓬觀而建節。過隴坂而行部。迄開府于全陝。攝節于甘涼。十年之中。奇勳數著。遂膺茲殊寵。錫以崇階。涿郡三綬。表應物之才。會昌一品。名等身之集。而公事所屆。出玉門者萬里。持節所及。歷鳥道之百盤。秦州書事之作。野老誦其辭。太白禱雨之章。屬吏傳于口。惠愛形于著述。訓誡不斷于文誥。自乾隆丙戌以後。至是。凡得詩若干篇。合前所作。編爲靈巖山館詩集若干卷。神明之範。非所識矣。意度所在。微得言與。何則。雅頌旣遙。騷歌亦古。斷于唐代。不乏達人。曲江感寓之篇。元相言情之作。常侍七日之寄。

中書三楚之吟。無不弁冕一朝。楷模來禩。然或擷美人之香草。殊少壯懷。類澤士之行吟。亦乖偉望。求其稱斯名寔。符于德度者。實惟難之。若公前後之所作也。魏行人之念母。秦康公之送舅。陸平原之勗弟。鮑東海之寄妹。暨于友誼。尤富篇章。山公致叔夜之牋。庾令問深源之牘。甚或慰耿恭于絕域。書至而涌靈泉。弔溫序于高原。事久而含生氣。性情之故。有獨摯者焉。上若九如。所以答君貺。五箴所以達下情。韋孟愛君。辭皆悱惻。劉向對上。言必懇誠。是又求匪躬之節。必于曾閔之門。陳大雅之音。先洗江徐之習者焉。若乃際天人之學。恢八極之槩。沉想極于羲軒。大氣包乎垓宇。含墨未吐。先翻積石之源。擲筆而前。卽有終嶺之勢。匪由人力。殆降自天。固知崇朝而雨天下。必屬太山之雲。盈寸而燭九幽。實惟陽谷之日。夫豈蓬蓬焉。燭燭焉。寸明尺澤之所可擬乎。授簡暇時。命爲之序。亮吉孤露偏同。聞知獨陋。宋楮刻而無用。鄭璞操而見知。稱孔融之小友。事涉抗顏。受蕭奮之專經。義當北面。歷茲年載。備極讌談。昔者彥升弁文憲之集。云以述恩。陳留序江夏之文。藉之垂法。今之握管。義亦云然。至若勳名之昭著。惠政之周流。則蟠松生徑。將參召伯之棠。多士在門。行闢孫宏之閣。其紀于國史。著于金石者。將與垂山惇物。共不朽焉。非所及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四

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頽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家。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籬。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構數室。瞻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饗。幸蓄光彩。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疊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矧大矣遠矣。聿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

古之號。則黃帝之壽三百。以畏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廣其報者矣。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自東郊。逮明萬歷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于上官。發茲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與。夫閔位不列。則嗣漢者首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統于盈寸之圭。四海萬夫。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于是六合再朗。成于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允矣哉。太平之運。兆于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奠。則八鼈開媧氏之勳。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昭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聞三聖。則凌晉跨漢。越秦軼周者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勳。兼隆俄頃。定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戢兕虎之雄威。擘箋而吟艷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士之文。壓于御製。梁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慙。高光兩朝。見華詞而色沮者也。至于自家及國。則略跡論心。陳混一之策。奮袂而起王師。挈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實。卽或闕伯搆毀。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慙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已舉天人之槩。非一端

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護青蒼之冢樹。繚以紅牆。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當惟新之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辭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挺質。表偉度于書生。今茲蠹蠹負文。紀殊勳于下士。則通天峩峩。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鑒陸機之文。英爽邁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棖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幾衝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水之廟云爾。

錄楊起文白雲樓詩序

白雲樓詩上下二卷。今錄作一卷。予觀其下筆不凡。寄思無朕。回視聽于內。而運徑寸于外。一世之事。不入于戶域。而千載之念。時輟其餐寢。茫昧于衣履之近。而振悟于丘索之表。徹卷而視。以鷄犬爲麟鳳。枕軸而臥。疑妻子若聖賢。故其言多古褒。意寡近韻。若曙色未啓。天有昭回之星。秋飈乍興。原多淩歷之響。林木幽蒨。欲晤言于山鬼。宮徵離合。非有心于作者。推其志。亦欲混哀樂于一致。然辭愈達而思幽。平古今于俄頃。然心雖長而旨短。此則達人促朝露之期。而撫編饒駒隙之感者矣。吾鄉論詩者。以同時若干人。合君爲六逸。然觀其筆墨所至。寄意所極。惲格南田集。尙不能獲其彷彿。則不欲更論也。茂挺扞華于唐代。應德發藻于有明。啓文振秀于本朝。蓋吾鄉詩人之冠也。君曾孫毓舒。與余善。亦學君之爲詩。而意識限之。上章困敦歲余月。錄君詩竟。因序數語于篇首。亦以明吾鄉詩之足傳者。止此數人。俾步趨者知

所嚮往也。

祭保母王氏文并序

保母王氏。父本土族。歸于某。某無賴。僦外家臨谿屋二間。貧不能出直。母因歷乳兄及姊以償之。亮吉生時。母年五十餘。司保抱者又數歲。後母老且寡。轉徙寄食。逮亮吉補學官弟子。母來賀。因流涕語曰。吾有五女而無子。以後事累郎君矣。及母卒。亮吉適客外。竟負前諾。歸詢其女。又不告母葬所。因設薄醊。招其魂以祭之。曰。

五女之門。盜所不過。母而遭此。亦云家禍。嗟嗟五女。乃嗇一餐。七十之年。渺焉寡歡。惟母之亡。實惟我愆。重泉之恨。曩昔之言。母難復生。我述母德。惟母之德。人所不克。烏呼藐孤。而敢忘昔。零丁孤露。育于舅室。兒之告飢。母曾減食。負而過塾。聞讀以思。母分傭錢。兒迺就師。皤皤黃髮。助我親喜。聞師有言。兒讀善記。兒童而冠。厥聲英英。猶未若母。仍呼以名。如何有家。不母之顧。非我之尤。實母之故。周廚歷室。慨我之貧。粟絲所入。言當奉親。維時我思。母庶耆耄。我之報母。非止一日。囊錢攜贈。于河之干。母兮含悽。送我出門。昔母之居。廛荒茂草。秋桃倚井。其實惟好。疇昔之辰。升樹而嬉。攀枝撫實。棘猶在衣。今茲之來。桃顛母死。踟躕半畝。頰仰一世。母亡誰知。母葬未識。負母何言。呼天以辯。敢陳薄醊。招此遺魂。告子若孫。無忘母恩。

孫季述述倉頡篇序

倉頡篇者。吾友孫季逵之所述也。粵若龜浮效象。兔泣垂文。視狗知畫犬之形。伏禾制禿人之字。子夏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說疾。測蠱于蟲皿。微之竹素。靡不粲然。泉乎左隸之分。遂失前人之誼。安國不以篆文存經。而易之隸古。康成頗以便讀傳教。而廬存故書。是以白羊之印。乖謬乎六書。烏馬之文。微茫于三寫。必窮其失。可得言焉。漢世諸儒。深研象數。漸忽蟲文。言星者日下從生。說地者土力合乙。箸衣于求。而古文昧增。竹于匪。而物象離。以闕爲聲。失豐形之字。惜加食爲餽。違稍氣之本訓。習甲乙之文。誰分鉤識。作乙。信帶金之識。孰辨處者爲留。自茲以降。益難更僕。參首以允。能足爲三。犯从戊己之形。般有丹青之義。書狃狃而字改。傳汎汎而文增。爾雅變夫。龜鬮。玉篇益其最屬。訇改爲圓。音或符乎漢碣。薛譌爲薩。字始缺于儒書。楞以四方。切從十數。此則呂顧偶亂于前。陸孔復乖于後者矣。求其合者。則八子系。一士弓長。草肅謠齊。木亘讖晉。委妥可通。非姜鼎而始見。近崖本一。證周彝而益明。此則謠詠合于經文。假借通乎字例者也。至若作旅車敦。古義莫釋。帝僵之裔。姓纂亡徵。橙榭不登于昔編。齒齒互殊于傳注。寧非闕如之義。當同于聖者乎。夫篆之降隸。增減見于斯篇。文以括音。精博昭于許說。今召陵之書。廣傳于學者。而上蔡之論。半墮于梵編。此季逵所急爲按輯也。亮吉年逾數雜。學歷五稔。別石鼓之舍。志在盍簪。訪倉史之臺。快觀此册云爾。

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愛。別異諸孫之列。策其凌絕之程。先是外王父嶧。君喜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入。購積軸。歷數十年。而倉粟未滿。書簽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異書。校閣之餘。兼存別本。每當朱明入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仲達之簡。雨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不顧。蓋自嶧君卒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冊以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甥乎。予時十歲。再拜受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往昔。遽與九地之嗟。時慟深恩。頻展兩楹之殯。蠹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之語。王粲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續之而未竟。又況校閒庭之月旦。已乏人知。搜外氏之遺聞。先無母問。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爲記。

嘉禾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理糧餉軍務。加一品服。畢公再涖陝西之二年。今上四十六年也。燕康公之分陝。棠表其年。魏成侯之治秦。釜銘其德。來歌去思。于于乎原耆。六郡百縣。循循乎成法。蓋下車未幾。而四月登麥。先慶有年。三時勉農。不遺厥力。皇皇乎新政之首效也。未幾涼州一隅。番回肆逆。公靡分畛域。首運機宜。元甲雕戈。具軍于一旦。白鹽赤黍。籌餉于千里。天子嘉焉。叔子緩帶。不張鈴閣之威。元長黑頭。早錫上公之服。偉畫所至。蠹爾藉寧。和風旣蒸。應者日至。于是十日一雨。大

瑞實惟醴泉雙歧。合莖地寶。名曰嘉穀。則長安縣某鄉之某鄙。一本兩穗之禾實生焉。原露未晞。旬人以告。猗與美哉。于傳有之。嘉禾因而名冊。其效達矣。美稷以之立縣。公方抑然不敢自居。欲附捷書。因茲入告。此則江夏獻冊。字美乎方書。陽翟陳圖。名貞于瑞志者矣。且禾名同本。異類革心之應也。種曰銜滋。同生樂化之效也。匪惟政祥。抑亦國瑞。亮吉以爲當立茲樂石。貽諸後政。遂原而序之云爾。

蔣青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皇。猿雀盡從軍之侶。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漢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僊人劫外之基。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辨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卽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孱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夫赤眉構禍。隆準之窳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酷。不過行同竊鉢。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尙不讐于枯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呼。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槩。何補于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萇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于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旣顯。

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尙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蓋士感知己。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于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緇鳥。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況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尙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筭也。嗟乎。蘭臺著吏。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墮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述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墮釵在握。遺粉懸容。爰成永逝之文。迺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

禽原並命。窗深共坐。紅圍四面之花。韻險偕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況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溫其如玉。爪痕在竹。晝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而尋幽墅。擁背而候江潮。境難淹于百年。魂遂斷于五稔。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萍。葉離枝而咎風。禽頹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往屬。寫彼遺形。唇朱不塗。鬢碧猶摺。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淒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乎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斐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于窗。將以警旦。乃復鳴夜。籠鐙于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疾。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鯢。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曙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于明。以視日星。不跛于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

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鬥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啻啻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于虻。假一寐于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于七尺。無桑于覆載。無害于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于歲時。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曰。贈子。孰知我思。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登陟勞頓。宿患轉失。犇車乎滎陽。覆轍乎成臯。暑疾破腹。言停偃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危連十車。土囊陰陰。千丈落月。離樹冠斗。鳴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時復臥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濬鑿

心智海日上樹披蓬而觀江豚逐舟瞠目而視者矣。歲華不居游讎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尤在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撼鵲于以極興夜寢列燭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聲楊生夢符遽遭此厄僕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臥東陽帶圍減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六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觴既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肖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遊方遙丁生丁生履端共此寥寂哲舅既別亦寡音耗遠聲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荅我。

四哀詩并序

秋日苦雨南山多陰校理程君晉芳忽焉溘逝悲盈于中十旬輟業又頻得友人書知贊善鄭先生虎文文學唐先生爲垣暨司務楊君仁基相繼物故傷哉傷哉命也命也予穉齒未毀執經豫章之門元髮乍束交友宏農之館耽吟握管則贊善播其英聲研經著書則校理長其浮譽歲月既往中心藏之師友之間人倫盡矣于是擇窮陰沍寒之日招秦吳燕越之魂陳觴而言爲位以哭哀哉原夫贊善之志古人是期梁傅太息之襄步兵痛哭之槩操一于此卽能損年兼而有之斯多戚緒然而談縱八極戢黃髮以入棺交滿海寓御布衾而辭世雖云悲也可無恨焉文學自少至老爲詩五千窮年累時質券數百授經之

席移市門而便沽。問奇之酒。呼里魁而對飲。推其梗槩。實不可一世焉。校理生有積貲。沒逢奇窘。將居北山之北。訪友南山之南。四馬駱駱。載傳書而來。雙旌蕭蕭。斂體魄以去。是可哀矣。司務累葉清華。一門要劇。而焚研之後。既歎數奇。毀巢之餘。又窘陰雨。命之永不。憂殆傷人者焉。嗟乎。統而言之。贊善之達。不勝其憂。文學之窮。未改其樂。是知沈魄逝矣。招雍門而鼓琴。天懷廓然。逢劉伶而市飲。校理則魂無避債之所。司務則死餘對獄之驚。朝露之痛。不越乎兼旬。秋霜之威。遂凌乎萬物。日之夕矣。鑒素月而不輝。天何言哉。隨大化而俱去。百年之壽。不能與麋鹿爭十步之外。或當與松柏處。所以各述其懷抱。繫之以詩者。亦以通存沒之情。均哀樂之致也。詩曰。

猗惟贊善。身沒道存。下視百世。心縈古人。積憂炎寢。室以焚。

室前毀于火。

逝川東來。高岸亦崩。沈痾作書。告

我以誠。魂如可招。越之東門。烏呼文學。以酒自晦。闔地軒天。沉句緬載。誰云閉門。默坐而慨。草元未就。西日歸海。質券雖積。囊錢猶在。欲奠先生。吳之里市。校理覃覃。士流之冠。湛彼經術。足于文瀾。著書何多。云以待刪。說士之甘。一世所難。宦既不達。西行入關。驪歌召哀。往而不還。神氣所聚。歸于南山。司務英英。弱年嗜古。玉立既振。金聲徐吐。挹茲襟抱。孰云步武。方秋之朔。如月之午。頻傷疾疾。遽委蒿土。縣棺有待。殯此江滸。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五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櫻。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欽。年六十六。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鄰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旣無巧宦之目。仕有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必偕。賽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旣淳。里居最樂。盈門頽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僧不列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是以隨會既老。變句詞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廡仕門閥之盛。里鄙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達。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卿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壘暮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卽更定。餘謹一一如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密。然如且辟左右之且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姜。石經之外。北宋塹

本及淳化本尙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爲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郭
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爲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爲小失。
此之增損。或尙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輔車之爲輔。衿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
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間爲釐定。稍疑卽闕之。俟藁本粗定。尙當質之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詰以外。
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
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
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
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有渙。灑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
讀均如急救之救。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
常璩國志。又別標鮒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
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之泝水。疑卽爲說文之灑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與否。幸閣下有
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
必書雅爲疋。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爲饜。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
好古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宣。

湖廣道監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爲陽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閥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爲襄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畚之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詡後門之寒峻致之高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已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言史魚爲盜苟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禰衡因而隕首而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置凌形于辭色以巷伯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洞開雖疎迷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客故人樂其寬故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

平泉一石亦微磊落之襲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母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囊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如星位之安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舂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啜焉而泣秦人之思鍼虎欲隕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尙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別于丞相祖諱倅齡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之未幾學業頓

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慍。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遊嶽之歲。嗣續乃生。薛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啓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遇以塞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尙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奎時殉節鳳山而先生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術。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開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闢徑聽松。則泉明之北牖。土微枕上。聞捫蝨之

談經伯陽竈觚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安楊亭則藁艸尙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士三尺之碑此日隻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誡七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廟覲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尙接濟尼寶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譏者焉乃宜人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

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僂不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跣步不踰于闔。早焚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能貧。儉以率下也。翟芾之服。與澣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憫其孤童。闔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蘊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襄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之教居多云。疾病邊嬰。不臻耆耄。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人之卒。長君襄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斂。故高柴之反里。雨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歷歲時。見星之犇。同茲莫逮。鑿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并中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焚焚孤童。誨我無倦。搯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縞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詁則稱鄙儒。特性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旣載。舉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旣平。必當高于泰岱。惇物尙峙。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苟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義。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頰植髀。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於其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畚秩叙鴈行。拘年輩爲鱗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賺于司農。叔然學徒。必先讐夫聖證。此一蔽

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子雲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可見。半面之雅。鬼神無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鄙。又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遽踈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娶。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南之雞犬。雅於薛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暄。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類云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覩白鷺之羽。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拙。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聞營艸堂。距僕先人之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于側舍。樂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聞椒蘭之馨。貞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雜。而冬生之木必貞。有生不恆。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知縣君。南閣祭酒。旌陽仙令。鵝籠一具。飄爾攜家。蛟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弟。獨奉庭闈。啞雪豔其高。

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贅贈君于家。而延陵善愁。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遽卒。知縣君旣因玉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憮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勢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日。截髮搶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櫂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詫至畸。兼而有之。斯爲大感。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猿隨墮淚。崩城之慟。行路咸傷者。與窀穸旣成。蒿麻不釋。英臺讀書之地。隻影無依。臨沂感孝之濱。半廈爰闢。先是知縣君有家財。臨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物。古屋則神鐙時出。壞牆則燐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所。至乃緘以素練。藏之斗拱。湔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孺人不及知也。無何。乳媪之居。喧傳金穴。里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旣冤結莫伸。詣神自訴。爾乃傭奴鬼縛。里媪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搜其剩貲。牛車載其餘貨。十僅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媪歛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間。形神頓失。翌日趨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覲。聖善無假。冥求。潁川之覲。先靈非煩。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焯掌。報母氏之劬。顏生餐煤。共歉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臚甫歸。計偕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旌閭。三江浩然。峙翼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

復桓氏之嫠。推本帝師之規。夏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與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孫故定遠分支。及孺人以節顯里中。又呼爲宜興三。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櫬焉。夫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輿贍宗。不聞于閨閣。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鄙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隔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遷舍斷機。則親督婢媪。雍雍焉。肅肅焉。蓋敬姜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集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疊荷覃恩。介茲眉壽。遂卽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觴。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咸以爲琬琰可以鐫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朗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行。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壙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馨。濟南府知府敷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閨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末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墨常盈口。迨乎始筭。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

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儼。載玉萬隻。一珏至而輸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尚書錢文敏公之女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而扶風子婦。作讚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硯日親。文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涖郡。全舫移家。訪孤山之雪。則娣姒偕吟。觀廣陵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遽隕。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遘疾卒于鄖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女一。均幼。景儼感逝既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簡。竟刪蒙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間何世。墓門鴉萃。時開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亡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襄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羈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亡之戚。視三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間。掖所生以免。伯姬旣出。靈光乃頽。非叔先雄之孝。則宋無忌之灾。不免乎。年十二。隨父服。

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勸學。于是江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締交通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旣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諛空疎。子雲閉門。益勤撰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遘閔旣多。數蹙踵至。太常齋室。尚不入夫內言。巨孝聖廬。益相違于中閫。然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寥幾不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共牛衣者。不過三載。四方之游。偕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違也。遂乃風雪載塗。寧車自送。嚴君一官。沈淪九品之末。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侍母氏之痼疾。悲夫子之遠行。離觴旣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嘗不纏緜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倫見之。以爲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薺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入室之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暝。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旣扃。懿行莫列。乃爲之表如左云。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六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敘

昭代尙文。百爲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譌。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尙未及讎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觚。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爲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爲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求無悟衆說有能通之義。周禮司几筵仍几。故書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按乃正字。仍俗字。禮器注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是也。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恒經。修誤爲脩。而轉議開成之失。遘轉爲姤。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爲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衆師之言。以召陵爲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之能事矣。亮吉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如讀若之端。聲近聲訛之故。自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涿郡之賧陽翟。洵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據叔言反語之先。爲衆經通轉之助矣。證之君子。或有同

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藉及之云爾。

歸求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闕。彼各有所晤。故甘進者不謀于乍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菑讜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谿。以耆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常山都水之學。濬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祕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逋償于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乾隆十六年以後。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馬卿之賦。貴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召試得人爲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華。海內號爲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內閣中書。直漢票籤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居常恂恂。溫室有不言之樹。自守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則應機成務。

濟物爲裏。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公一言。生人于伏質。孫卿千鑑。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既立。非朱浮之賣恩。朋交亦全。異蘇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賠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疏草。排棘闌。干上相之顏。動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信矣。於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賓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率之尊。就子弟之列。目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禁近七年。拜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率之司。夫固已識在禁屏。屢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憺茲榮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樂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三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瓚析史之精。以迄厭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爲硯。璫于三易之餘。裁縑作牋。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既藏于家塾。字可縣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漆前能疏其誤。出枕中之祕。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祕監別于大顏。內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葉宜人。柔嘉有則。婉孌善文。自歸先生。卽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積紡績之資。爲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旣謁。攜冰鯉以稱觴。良人未歸。潔黃甓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于冢婦。以夫子之戒。勸其佳兒。儉然慘然。其有定識者也。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

內知識。爲詩以壽者。凡若干。令子峻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爲之序。昔彥升弁文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中之勳。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采薦紳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潛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真五緯。配厥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儔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子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予及孫君季遠憶舊之所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禊曲江。遂值郭虞之拔。鶯嬌待至。馬細馱來。蓋整屋郭郎名喜者。二君所眷也。看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蔣君舉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麗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僊之望。然而新蕖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頽仰。矯矯乎有拔俗之心焉。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讌正濃。玉人告去。蔣君舉觴。而思良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讖者矣。無何遠遞魚牋。寄定情之金釧。誤傳鶻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憐根葉之同。而燕不逢鴻。如學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顧。翩有麗人。忽焉傾坐。召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

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旣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孫君子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蒲洲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頻來。子荆賦詩。馬公首和。款渾于之讌。燭幸高燒。贈小史之篇。牋曾屢易。筵長未接。先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溫。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慧業。共厥僊源。一則冷泠善語。墊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宛依人。揮塵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竊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邂逅之期。新人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賞真者不嫌乎兼美。情摯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閒。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舊有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並世。求其宦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茲清羞。列彼嘉豆。几筵旣陳。畫象斯肅。則高冠峩峩。從乎支遁。長袖落落。綴以踈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旣紹南皮。笙歌之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禽蹲樹而不飛。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棟。助潤襟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戶。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堂者。

焉。嗟乎。尚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裏人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攜淘膠。上揖黃雀。彭蠡既泛。卽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尙望稍節語言。謹慎嗜欲。相見尙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友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

樂亦幾盡焉。復有知而不獲踐者。嵇生曠矣。而鸞鳳之翮不鍛。公理遠矣。而參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類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既遠。潮靈帆峭。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千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牋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衝。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于蓮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孳之遺牋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能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弃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旆。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夭。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

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讌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颿出其前。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載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昌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雜終委巷。棄甃當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并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收。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邱。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壚。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岡。弔

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酒。擘瓜州之瓜。下床而接祁連。闢牖而窺龍勒。昆侖萬仞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母之石室。其樂已極。牢蘭國之瓊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之銘。終童弃繻。緣偕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槩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頻折岸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橘柚。則黃紺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啓。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人疑入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啓明。產乏上中。茹青山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禾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天。采其風謠。則南音之靡。聆秦聲而卻步。冰霰之質。桃李因而萎容。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徹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勅勒。俗士比于聞霆。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轆轤之屨愈遠。則杼柚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輅之常談。三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句吳之

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觴鼎既陳。鬱紆之氣尙涌。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彼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汎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尙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笑五十步。

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衆于寺人。一義偶抒。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嗤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做屈原。爲隊長立碑。亦摩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尙文。而直以制執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

方志以事關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葬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栽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尙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況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月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鑪發書。逃暑始獲。乃歎千里之隔。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

之爲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淩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尙。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并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紂爲鯛。此則書登梵篋。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非義類。強爲牽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覲字。小徐本價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僕向欲爲弇山尙書篆石經儀禮論語。藁本私覲字。本皆改从價。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爲失。說文賣。銜也。从貝。奮聲。賈。古文睦字。讀若育。凡價及讀續等字。習从賣。得聲。則價注爲賣。尙从本訓也。且銜字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爲賣耳。總之。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爲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遠啓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賧字。下引傳云。齊與晉賧。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賧。移與也。玉篇。賧。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旣無明證。而云齊晉移

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爲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泡水自睢州東北流。通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泡水不出平樂。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泡出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譌也。而云出平樂。則承許君之失。而又爲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謝眭孟。甥復習嬴公之經。殊以爲幸。未識兒輩能受教否。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之日。恐僕終當爲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尙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中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之寶墨。荊豫之貞珉。搜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間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者。如大坯之山。尙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坯爲岷。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日一成。今乃巖巖之石嶺。昔日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公文命

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固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坏者矣。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梅鄙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誣古人，取譏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固知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關於拓跋，必炫其該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前賢之不幸也。若夫滇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臯之爲臯，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軼，而此是彼非，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譌，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之失，有碑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輿爲耐塋，殘本藏太室，而知堂谿典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鞏洛之野，于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古之至，川嶽鑿其誠，購奇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清泗，搜嬴秦已失之金，移檄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得旣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荊州，云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略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干支亦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儻類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涖州，兼司兗豫，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幾絃歌有暇，讐闕里之碑，旌麾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七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股肱旣已竭。加之以忠貞。是以苟息再死。永符白圭之言。臧洪復生。無踰酸棗之節。士君子肩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曾輅。一字緯堂。世爲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隱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額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君始也。未幾。秉二親之命。爲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覲闕里。傭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由。蓋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卽奉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養。案牘之暇。極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頻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靡給乎饗殮。先人敝廬。或搖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昇仙里右。卽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調任鳳山。鳳山懸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飴餽

蜃蛤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簞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率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膺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徼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田遙應之。君訓練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踈勒之旁。無城而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握矢登門。刃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同獸挺。君知事不可爲。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及賊六七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烏乎。楚司馬之背。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元黃被地。愛子隕于衝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爲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于署。以史君及君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是巡撫徐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骸亦在焉。恒翰旣摧。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背。不腐。遂復復衾三襲。歛溫序之鬚。元纁數重。藏卞公之爪。聆伯奇之哭。霜墮于重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劣。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于是有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恩給祭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事白于彌年。

翁歸潔身賞隆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君之喪歸葬于某鄉之某原。復累君行事求爲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彘研瑣談若干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尙復賦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彘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詞南閣。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尙多窮鳥。未嘗不矜其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嗟乎。不知者或以爲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卽以代襄陽耆舊之編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滓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旣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止此歟。雖復終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招魂。并欲搜于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摛材之彥。不置辯于碧雞。樹檀之墳。必飛濤於白馬。烏乎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爲外王父嚮峨君所愛。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莊君韡。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卽操家政。孝于姑。睦于馭。有田一頃。市廛十楹。孺

人明于豐嗇之宜。謹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玉鳴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告歸。孺人酒醴必親。果飴夙具。割肉之正。以薦尊嫜。棄蒿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慘之嫂。求曼首之法于盧諶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嶧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關。使了至而攜漿。夕飡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焉。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太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幾。而鞮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爲泣而正焉。此則淮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溧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遇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一年。而子寶瑒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寶書以方略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錫類之典。頒焉。施德之報。顯焉。寶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羸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字。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嶧峨君幼女。年十七。隨宦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嶧峨君窆。以歸。峻嶺千

折洪波萬重悲淚積于鮫潭哀聲慘于獲岫既歸而毀已見骨喪幾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饌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尙幼聞耗之餘屢瀕于死自後日臥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偏枯之疾至老尤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遣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樓三楹居從舅氏室中樓舊有狐祟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吟朔風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懷帝師所訓蓋同此歟居從舅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家多故而齋志者沒世迨至入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家之男輒零丁而絕世此則我辰安在周傅以之傷心實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君之壠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栢茂于幽垆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壠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靈豆錄者。寶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醬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見羊桃而雨泣。縮鷓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則消石一齊。莞華數撮。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矜彼。翺聞。動關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宏景之篇。益以慎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大。一物莫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蘓蘂不知。儒流引之爲恥。豹鼠旣辯。士林舉以爲榮。由是對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爲先生廣其例者。蓋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書。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灑。一灑。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蘋。具區之菁也。陽華之芸。雲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丸。夜飛之翼也。蠶水之鱈。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養之用。通醫意之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蒙。雅有廣生之目。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燥濕。爲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

邦之胄子。官暇。又推先生之例。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皙續經。特增乎有獮。梁文補雅。更廣于明蟲。義必務于精。理有資。夫泛濫亦名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讀是書者。

閣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甄遵度。聿生驗者之英。士大夫之荷隆名。享耆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閣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袞之尊。中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寓。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既普潤乎大生。日月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威鳳之年。松栢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鷓冠子云。秦上一族。算比于成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烏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稊宿肉。爲盛世之耆民。采朮餌芝。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纔作九卿。卽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幘風馳。爰敷渥澤。此其奇瑞二也。而且韋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頤。久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栢堂。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離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歷官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譽于孫曾。一門有集。追沈謝之素風。七葉珥

貂兆金張之渥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國上卿上第。既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既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徧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耆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政必資夫臥治。此卽蹲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既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天閑上駟之頒。耆艾一人。無丞相小車之號。進止有常。過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耆英表乎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百載。實有三人。黃侍郎之于辛未。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特旨。詔天潢而主席。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衣。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十。摳衣而上。謁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萬壽之恩科。冠芸閣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祝嘏之餘。謁丹扉而卜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量錯授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義非能並。安能遊大疑之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吉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永始同朝。可擬李充之杖。奉酒而節迎。永日躋堂。而慶溢數千。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天保

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旣傷親心。曩臣贊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嵩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逐。百步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五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桑尚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糞米作糞。春麥爲糧。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讌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旣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辭鴉。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廣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我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跣。危梯

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閒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蛭蛇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覲。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憎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或卽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旣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頰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嗇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亮吉頓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陰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構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擘牋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拊花必黃。乃蔽炎厲。爰開北窗。松露尙零。栢風成

陣。家京國者。雖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其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筵。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旣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連判道渥。李荆部夔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旣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繒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靈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條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末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焚焚焉。踽踽焉。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子。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賭跳而將

平井投輒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厨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謂舅氏曙齋先生。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適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未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史。鵲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壻。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嫜。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絢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關竹徑而待賓。借栢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羸之場。與松柏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闕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滌上之蒼頭。穴識金鑽。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餠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鏡。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鷗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

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八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啓明而興。聆雞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焉。至則一巷數曲。已遠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經之山。雲霾而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林之雅。多于遵渚之雁。中廡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略儀節。商榷古今。酪漿既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入。輟霜簡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張運判道濕。能以指作畫。莊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友。面牆而可親。壁中黏友朋酬贈作至數百首。竹徑乍東。舫齋又啓。匪安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縹緗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乏樽中之酒。凡茲二者。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爲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遂各授簡爲記。揮豪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至如僕者。官旣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讌之餘歡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運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爲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苜孫。爲

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式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秉綬、靈石何水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略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爲遠矣。舉萬全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爲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蚘冒勃蘇甘之。蒙霧露。犯霜霰。宇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泣于陟屺之時。與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夫先生者。其有焉。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于邊。時先生年十三。旣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念。爲見星之奔。輟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爲計之。自京師至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尙陽堡二百四十里。自尙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石顛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略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皙發蒙之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忘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纖悉。較量山水。略述古今。實視南燼紀聞。北狩革書諸作。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

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異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略之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士俗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孽牋握管，卽無異于田號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緡我躬不閱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屬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

誥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客如臯，因家焉。高祖某，又遷于縣之掘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倫，望都史才。乃傳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孫，由武科而入宦。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歸。恭人逮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充之鳩杖，進宣子之魚殮，闔閭焉。穆穆焉，爛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曠騎，參陸李之貂蟬。里鄙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貝齒長饑，負糧而資臣朔。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日及遊擊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隆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詣上庖，割肉必方，釀饘有術。以樊噲之彘肩，配盧讎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略，有陳孺子之均平。歷此載年，士流輯睦。雖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由恭人之饗士有禮。

所感焉。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人則傾囊出金。市縑製複。吳檣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浹旬。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援戎弁有在。守制之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泣官。雖云建牙無改。枕由服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繕。聚衆剽掠。途次卽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弭谷口楊周之釁。卻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印以渡重洋。率戈船而巡險隘。時則外嚴鐵騎。旣抒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署後。遊擊君以中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里。大樹爰推貞婦之居。嚴城忽圯。流移問道。沉痛積年。蓋自奉遊擊君櫬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徹其環瑱。襄此窀穸。奉我夫子。耐君舅而君姑。率是藐孤。克盡哀而盡禮。宗族憫之。鄉鄰稱之者焉。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之兩宗。爲義方之三徙。特開堊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丕茲而事仲尼。文彊之勳。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己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特旨以知縣卽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遽以八月二十六日膺疾。卒於里舍。享年七十有七。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孫□□。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檄。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於遊擊君之壙。禮也。世去不停哀。

纏無盡。屆期。乞亮吉爲文銘墓。亮吉與恭人同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爲之銘曰。如臯支。歎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文。文武之道兮。萃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澗。我銘吾宗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邸第南偏棲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闢。束修之士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荀賈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朗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雖夫子之門何雜。見哂叔孫。而此斗以南。南一人。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薰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城之薪木。今同分陝之棠。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則山邱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矣。若余君之爲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之圖。宣尼謁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操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子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焉問業。逮已

亥庚子。又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閣。時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獎。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爲之序。竊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趨種栢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泣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縣學教諭劉□。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謹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闕逢。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廛。云汝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橋門有三。劈舟爲兩。羣眠方酣。語不及響。烏呼此水。望海遄奔。直下千里。難停子真。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驥尾。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尙切庭闈。爾劉爾程。里閭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友弟敬。尤慘三生。全家併命。謂程三桂兄弟三人。哀哀讖生。褻然舉首。干鄒方試。卞玉未剖。檻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尙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四。烏乎哀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爲位哭于官廡。又逾月。君之孤紹恭等。繕狀來乞爲表墓之文。謹按狀。君姓楊氏。諱夢符。字西躔。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宏農之裔。卅世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知縣諱之琳者。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夢長庚星入褰而生君。故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傳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爲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十工舉子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扈蹕山東。隨園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按獄奉天。直隸江西。瀾江諸處。時大學士英勇公阿桂管部事。及尙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其友于兄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諍。蓋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遷徙不常。最後寓常州之邗溝。因定居焉。客籍甫占。家糧告匱。巢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響。君又念無以爲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迨乎登巍科。官省闕。而君之親已不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

一成之田。推乎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寬乍離之日。復念周親。目未瞑之時。望深子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逮九拂。樹米架羊之彥。飲爻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饔告匱。忽然燭以娛賓。冬裘既罄。尙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則咸舉智囊。糾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見有才奇而不遇。守正而遭踣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父按察司金君祖靜。外姻贈尙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發一言。輒驚二老。以至身典案牘。職司犴扉。平疑獄者三。馳星輶者四。西蜀李郃。識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籍六藝。揣摩八代。儻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霰。無其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篁。無其韻也。馮夷水仙。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人。

孫一人紹恭寺。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子武進之某鄉某原。以亮吉交君之久也。於是馳札萬里。求其一言。嗚呼。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景侃。咸在坐次。君時喜爲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爲友。明親愛之言。無不至也。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慮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之痛。哭龔生者。顧在彭城之叟。梁國戲語。念之而心傷。鍾繇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薄宦粗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巷。君宅在三將軍巷。則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湫。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焉。門險若劈。崖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邃。陸可乘馬。川能掉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靡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崖萬丈。無一尺之坦。懸瀑百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技。不覺瑟縮。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漁艇。樓通鳥巢。花紅上牀。苔綠入竈。人禽俱蠻。莫辨啁啾。土石盡赭。尤淩景光。名花夥于種人。鵝鶩繁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之奇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郭郭。魚長于人。隄向崖落。黑盡生白。光如纓烟。呀洞陰杳。疑爲墨天。春波如雷。千尺逆上。

樵丁方樵墮入漁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焉。予行黔楚中。幾徧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覩也。青氣往往。迷茲嶺坳。元岡纍纍。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千尺。欲落之石。相黏者徑寸。蹤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隴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出。高曾居巢。卑幼處穴。一楊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匿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回。黃果滿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袴。此則吳越山水。遜其靈奇。荆江土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石若立榦。巖如覆盂。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嶽嵒。常有落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紆行百盤。直下千級。厓方師蹲。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泮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柵。高于鵠巢。魚龍之腥。裹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矚焉。又趨坡出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浪瀉其南。村女睇客。則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碡。均足啓豁。聞見。廣益神智。贊曰。

高惟見天。俯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蹠實。神魚冒空。來往不礙。咸行鏡中。分瀕擘沅。獨下南海。我窮其源。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求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橫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輸其奇光。人禽絕聲。乃逗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霰積雪。未能凝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懷懷。卽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搜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天外。下則洞闊數武。巖深百尋。飛泉蓋之。不見日影。穴鼠大于山鷄。苔錢圓于斗拱。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矣。贊曰。

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闌干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相傳有水犀伏于洞中。滔滔混混。凌躡川瀆。滄溟縱到。怒氣猶鬱。